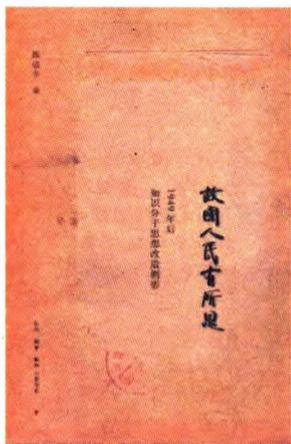


2013书评特辑(九)

“故国人民”应所思

——读《故国人民有所思》

■ 文/穆羽



陈徒手用几年的时间,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的档案,于是有了这本书——《故国人民有所思》,泛黄的封面,残缺的印章,折叠的痕迹……用手摩挲着,深吸一口气,仿佛能闻到档案馆里,杂乱堆放的,故纸的味道。

继多年前《人有病,天知否》轰动书界之后,陈徒手积12年之功,于近日在三联书店推出《故国人民有所思》。该书根据大量原始档案,还原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、全国一流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生存处境。

书中写道,1964年文化界整风,有关方面便把老舍推了出去。1965年,批判老舍的文章写好了,《北京日报》排好了版,就等着发表。结果没有发——形势变化涉及到的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批

人,老舍躲过了这个关口。真正的冲击是1966年开始。那年8月,整个一个月的冲击特别厉害。但其实之后,整个形势就缓和了。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,就能扛下去了……我合上书,静静地想了想:是啊,老舍先生能扛过去该多好啊!可谁真的能扛过去呢?委曲求全地扛过去了,那还是先生吗?

冯友兰,中国哲学家、哲学史家,因在这期间阿谀权力,备受争议。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:“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,他一直在斗争,又一直游离,关键时候他能收缩,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。”

梁思成,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,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。梁思成有一个时期喜欢琢磨《人民日报》,尤其社论的写法。他学习批判文章怎么写,学到最后,自己写起来也毫不费劲。195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批判梁思成和其他几位教授的建筑思想,其他人检讨写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过关,梁思成写了一篇,“极其深刻”,很快解脱了。“他像他父亲梁启超,文字感特别好,又摸透了左的气氛下的文章模式,不论哪一个政治运动,都写得很煽情,他念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。”陈徒手如此评价评价。

《故国人民有所思》主要以人物小传方式讲述各自的改造事例,方法是大同小异,效果却极为显著。1952年“思

想交心”和登记表格、写小传,从中找出漏洞予以追查。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,从组织方面加以切割,化大为小,分头“消化”。最为繁忙的是组织教师学习哲学、革命史、政治经济学等科目,几百位教授集中听讲座,眯着花眼做笔记,会后写思想小结。总之,陷入了无休止的循环状态,没完没了地交代自己过去的一切,揭发自己或别人的问题,以求得早日解脱。

在这种情况下,知识分子通常有三种选择:一是为运动所胁迫,二是为形势所迷惑,三是为恐惧所控制。书中通过俞平伯、贺麟等事例,比较完整地讲述他们由不解到驯服的过程。

读书至此,无一丝对长者的不敬。人不妨自问:换作自己会怎么样?陈徒手说:“也许我还不如他们,假如不粉碎‘四人帮’,不改革开放,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。”

对于历史,对于在历史或现实中做得不那么好的人,我们往往一时火起,口诛笔伐,这样的群体,学者勒庞早就在《乌合之众》里精准地描述过,即情感幼稚,道德败坏,智力偏执。这样的群体中的一个人独自面对打击对象的时候,有些话很难说出口;而当他们隐匿在人群中的时候,却可以尽情地喷溅不负责任的口水。历史照亮现实,只不过有人在过去,在台上,而我们活在当下,站在人群中。

隔座观雨

——闲读《小窗幽记》

■ 文/李静荣

才是手段;风狂雨急时,立得定,方见脚根”,是不是挺有趣也挺有哲理,以小见大的文字,不似戴个面具小丑,扮李逵装李鬼,一惊一乍地下人。

本就不厚的一本小书,又在短句中穿行,心偶尔被搅起,微有波澜,不是水花激荡的那种,或许与年岁渐长有关,更多的是会心一笑,突然想起卢安克的一句话:文明,就是停下来想一想。文明的累积有两种形态,一是开放的,一是走向内心,不煽情,就是中国古人说的,反求诸己,推己及人之类。想起了一句话:恨不踰身千载上,趁古人未说我先说,每每读到好的文字,我都有这种假想的冲动。

《小窗幽记》与《菜根潭》、《围炉夜话》并列为中国古代三大修身养性之书。《菜根潭》我们都比较熟悉,其他两种可能陌生些,如果是刀尔登,他或许列人不必读书目,《小窗幽记》确实可列不必读书目,因为书里的名言警句之类,外公外婆,爷爷奶奶在我们小时候就教过我们,不信试读一下:“平生不作皱眉事,天下应无切齿人”、“我不害人,人不害我;人之害我,由我害人”、“喜传语者,不可与语。好议事者,不可图事”、“伏久者,飞必高;开先者,谢独早”、“多读两看书,少说一句话,读得两行书,说得几句话”、“藏不得是拙,露不得是丑”……想想类似的话,老辈人是不是多对我们讲过?有的是告诫,有的

是提醒,有的是在自言自语中说出,有点像背景音乐,只不过是整齐的话语,所谓言传身教是也。背诵整齐的句子,是我妈的强项,后来遗传给我。比如“安详是处事第一法,谦退是保身第一法,涵容是处人第一法,洒脱是养心第一法”,都是《小窗幽记》里的名言。我初中的班主任任英伟老师也好这口,我们教室的墙壁上到处是他写下的名言警句,他的小楷真是有功底,写在白纸蓝框里,一进教室扑面而来,想不看都会闯入你的眼里,时间久了,就记在心里了,或许这就是教育的潜移默化吧。

不多说了,有兴趣的自己会去找来看,没兴趣的,说了也是不讨巧,实在是心里喜欢,做个文抄公,抄一段在这里:“一间屋,六尺地,虽没庄严,却也精致;蒲作团,衣作被,日里可坐,夜间可睡;灯一盏,香一炷,石磬数声,木鱼几击;龛常关,门常闭,好人进来,恶人回避;发不除,荤不忌,道人心肠,儒者服制;不贪名,不图利,了清静缘,作解脱计;无挂碍,无拘系,闲便进来,忙便出去;省闲非,省闲气,也不游方,也不避世;在家出家,在世出世,佛何人,佛何处?此即上乘,此即三昧。日复日,岁复岁,毕我这生,任他后裔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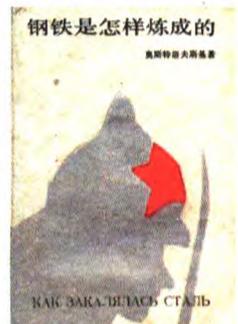
星沉海底当窗见,雨过河源隔座看。凌晨四点多,好静啊,就此收笔。

编辑推荐



《野草》所收散文诗23篇(包括一首打油诗和一出诗剧),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1月的《语丝》周刊上,《题辞》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《语丝》第138期,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。本书于1927年4月由作者亲自编定,同年7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印行列为作者所编的《乌合丛书》之一。

鲁迅写作《野草》时,正值“五四”退潮,正如作者在《自选集》自序[《南腔北调集》]中所说:“后来《新青年》的团体散掉了,有的高升,有的退隐,有的前进,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”,在这种情况下,“有了小感触,就写些短文,夸大点说,就是散文诗,以后印成一本,谓之《野草》。”



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(1904—1936),前苏联作家。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,11岁便开始当童工。1919年加入共青团,随即参加国内战争。1923年到1924年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,1924年加入共产党。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,健康受到严重损害,到1927年,健康情况急剧恶化,但他毫不屈服,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。同年底,他着手创作一篇关于科托夫斯基师团的“历史抒情英雄故事”(即《暴风雨所诞生的》)。不幸的是,唯一一份手稿在寄给朋友时,被邮局弄丢了。这一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挫败他的坚强意志,反而使他更加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。

书评征集

《石景山报·书评》征如下稿件:

- 1、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。
- 2、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。
- 3、书话,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。

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,担任本报书评人。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,优稿优酬。

来稿请注明“书评”字样,稿件仅限电子文档,不收纸质稿件,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。来稿寄到如下信箱:

shuping0926@126.com

小窗幽记

左手《增广贤文》右手《小窗幽记》,是笑谈了。不比左手算盘右手笔的林擒,文章报纸两关情。

五月底的北京,天渐渐热了起来,人容易燥得慌,找一本闲书,读个三行五行,就能静下心来,可选《小窗幽记》,这是明朝的陈继儒所著。其实,说著不如说编为好,起于“醒”,终于“倩”,中间夹着“情、峭、灵、素、景、韵、奇、绮、豪、法”,是作者涵养心性及处事之道所得所悟,好像格言警句,玲珑剔透,益人心智,短小精美,促人警省,又像上个世纪初的小品文,周作人、俞平伯的笔调与之有些近似,或者说周和俞的文字得其妙传,几百年前的老古董了,人心和人性,几百年又能有多少进化?如果不急吼吼赶路,或者不醉醺醺喝酒,慢悠悠翻翻他的书,觉得神清气爽,另外,春天还没走远,花开花谢,我们刚刚经历,读几句:“花繁柳密处,拨得开,